

现在看起来，上世纪 60 年代的纽约艺术界就像情景喜剧般狭小。圈里的每个人都相互认识，穿着现已过时的西装和领带，喝着酒，交流着想法。在 Andy Warhol (安迪·沃霍尔), Roy Lichtenstein (罗伊·利希滕斯坦), James Rosenquist, Robert Indiana (罗伯特·印第安纳), Claes Oldenburg (克拉斯·欧登伯格) 这些知名艺术家之中，还有一位名为 Tom Wesselmann 的人，他是你不认识的艺术家中最有名的一位。

Wesselmann 是一位性情阳光的工作狂，他所创作的粉色比基尼线条裸体画，和沃霍尔的金宝汤罐头一样，是 1960 年代波普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他是一位幸运的男人，不仅因其与妻子的爱情和艺术创作，还因为他本人十分受人喜爱。但与他同时代的艺术批评家和策展人喜欢他的并不多，至少并未多到让他在有生之年在美国的美术馆办上一场全面回顾展。不过，你要知道，不论评价好坏，似乎都对他旺盛的创造力毫无影响。虽然这位腼腆、削瘦、土生土长的辛辛那提 (俄亥俄州汉弥尔顿县的县府) 艺术家在早年出名后的几十年里都一直被冷眼相待，却持续创作了一大批光鲜亮丽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他死后近 12 年、或者说是在第一次有人对他的作品耸肩表示不屑的 40 年后，再一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用一种欢快又天真的方式反驳那些愤世嫉俗的物质主义。接下来在 10 月的巴黎，Almine Rech 画廊将重新打造一场 Wesselmann 的波普个展，展出他最荒诞的集合体作品：一个鞋盒大小的 Joseph Cornell (摄影师) 盒子，以及放置在其中的一些手工物件：一个橙子，一根放在一个烟灰缸里的香烟，一个插着玫瑰的花瓶，还有一张真人乳房的图片。

这位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再次受到关注，与沃霍尔和利希滕斯坦等现代波普艺术家的作品价格成交记录不无关系，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疯涨 100 万美金甚至更多，因此让与他们同时代的 Wesselmann 的作品也成为不少藏家眼中颇具吸引力的猎物。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新一批正在成长起来的写实主义画家都曾受到这位艺术家的启发，例如 Erik Parker, Matthew Palladino。

最开始，Wesselmann 的理想其实是创作喜剧段子和卡通故事。然而在 1956 年去到纽约 Cooper Union (库伯高等科学艺术联盟学院，位于曼哈顿的著名私立大学) 后，他的想法被改变了。在那里，他遇见了他一生的缪斯——一头金发又高挑的同班同学 Claire Selley。Wesselmann 邀请她来做自己的模特，并把这些快速画下来的草图与碎墙纸和地铁站广告条拼贴在一起。1961 年，从一场梦中得到灵感后，他开始用国旗中的红色、白色、蓝色和金色 (旧

烟雾弥漫 “Smoker #8”，  
1973 年，布面油画

Smoker #8, 1973 年。版权归 Estate of Tom Wesselmann/Licensed by VAGA, New York, NY

# THE WHOLESOME EROTICISM OF TOM WESSELMANN

**他是你不认识的艺术家中  
最有名的一位**

撰文：Kevin Conley 翻译：顾灵



版美国国旗上的麦穗是金色的)为 Claire 绘制肖像,并将这一系列命名为“Great American Nude”。

在这个系列之前,他的作品大多是在模仿他彼时最爱的艺术家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自此开始,这位艺术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风格,画作尺寸越来越大,先是真人尺寸,后来甚至更大。几乎每一幅这些私密裸体绘画中都能看到 Claire 的影子,突然之间这些亲密的裸体形象被放大成一种霓虹般的色情,像是对他所欣赏的德·库宁画作中的那种攻击性元素的回应。最开始,他尝试了一些抽象画法,但他很快就意识到,画得越简单,令人触电般的震撼效果就越明显——肢体轮廓、日晒后的痕迹线条、嘴唇的局部细节、像低音喇叭的吹口一般大的乳头——他画了101张这样的画,其中大多数看上去都像是昨天刚刚完成的。

在“Great American Nude”系列后不久,Wesselmann 的事业开始起步。1961年,在美国画家 Alex Katz(当时是美术教师)的帮助下,他在 Tanager 画廊举办了自己的

**终身伴侣** 从左至右:1964年,Wesselmann与妻子Claire在一起;2001年,夫妻两人在纽约的度假屋前,这位艺术家毕生的缪斯都是自己的妻子。



Mario De Biasi/Mondadori Portfolio/Getty Images(); Kate Wesselmann

首个个展。他还与艺术家 Claes Oldenburg 联手创办了 Judson 画廊,并参与了在那儿举办的一些活动。安迪·沃霍尔、罗伊·利希滕斯坦和劳森伯格等艺术家事业背后的推手 Ivan Karp 还将他介绍给了 Harry N. Abrams, Robert & Ethel Scull 等重要藏家,这些藏家购买了一大堆他的大尺寸裸体画,以及比裸体画更大的静物画,这些用废弃硬纸板创作的作品描绘着 Royal Crown 可乐瓶, Pall Mall 香烟和一个百威啤酒罐。

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可能很熟悉大笔的收入,但对于当时的艺术家来说,富裕不完全等于成功。Wesselmann 的画卖得很好,这让他很快就能靠卖画所得生活。在此之前,他在一所公立学校担任老师,教授艺术和数学课程。在获得卖画的收入后,他辞去工作搬进了更大的工作室,并迎娶了 Claire。那时候的 Claire 已是一名平面设计师,她设计了很多 Wesselmann 早期的海报,以及一本 1980 年出版的画册。

Wesselmann 和他的纽约艺术圈同仁们带着各自的作品,一窝蜂地钻进了波普文化的世界里,他们整齐划一、简单直接地用自己的作品回应了抽象表现主义运动里那种愤怒焦虑的美学。虽然 Wesselmann 从来都反感在自己身上贴上“波普艺术家”的标签,但他的静物绘画系列仍被纳入纽约第一个大型波普艺术群展(当时波普艺术被称为新现实主义 [New Realism])。欧洲人也几乎同时投身到这场运动中,Wesselmann 的作品成了欧洲展览中最时髦的存在。1967 年蒙特利尔世博会,在建筑师 Buckminster Fuller 所设计的美国馆(类似于一个球型穹顶的空间)里就展出了一幅 Wesselmann 所创作的约 3 米高的绘画:涂着艳丽口红的嘴唇用力地张开着。

然而,仿佛一瞬间,事情出现了巨变,这位原本受到关注的艺术家突然变成了被人讨厌的第 5 位披头士成员。不仅艺术界的聚光灯从他身上移开,早期支持他的人也陆续抛弃了他。其中包括曾十分推崇他作品的艺术策展人 Henry Geldzahler,他在为大都会博物馆策划自己最重要的展览“New York Painting and Sculpture: 1940-1970”时,就没有把 Wesselmann 的作品囊括在内。1974 年,最早提出“波普艺术”一词的英国艺术批评家 Lawrence Alloway 在为惠特尼艺术博物馆策划的波普调研中,对 Wesselmann 也仅是一笔带过。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Wesselmann 还被几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当成了

Jack Mitchell/Getty Images(); Jerry Goodman/Kathryn Scott Osler/The Denver Post via Getty Images (1)



**创作历程** 上起顺时针:1969年Wesselmann坐在杂乱的工作台旁;2003年,Cooper Square 工作室里摆放的是以马蒂斯为灵感的作品“Sunset Nude with Matisse Odalisque”;2014年,美国丹佛美术馆(Denver Art Museum)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作品《Still Life #60》。

最开始,他尝试了一些抽象画法,但他很快就意识到,画得越简单,震撼效果就越明显。

“male gaze”(男性目光)的替罪羊,但更糟糕的是美国众多美术馆对裸体作品的抗拒。1990 年代,对摄影艺术家 Robert Mapplethorpe 个展的淫秽审判开始后,美术馆策展人们也将 Wesselmann 画作中坦荡的色情元素看做是宣扬无保护措施性交的广告。

面对这些无声的拒绝,Wesselmann 却是一贯的勤勉。在自己的长期藏家和出版商 Harry N. Abrams 的帮助下,他出版了一本针对自己作品的插画评论集,其中收录了他自己写的文章,署名是一个令人忍俊、稍显笨拙的笔名: Slim Stealingworth (Slim 意即“瘦削”,Stealingworth 可以按拆词法解为“值得偷的”)。借助笔名,他写道:“Wesselmann 很清楚尺寸与色情之间的关系。画面尺寸越大,色情则越少——或许因为你实在很难对一个 4.5 米高的女人意淫吧。”一直到现在,这本书依旧是研究这位画家最有用的一本书,它本身也是一本绝佳的艺术家读物:新颖、活泼、冷静又不失嘲讽。

奇怪的是,被漠视的几十年里 Wesselmann 却过得积极又惬意,甚至将之称为他人生最快乐、收获最大的一段时光。在他完成“Great American Nude”系列最后一幅画的同时,他还创造了几个值得称道的新风格。他将其中一个称为“Drop-Out”画(来自广告用语,意为剪影、保留轮廓)。这依旧是关于私密的一系列作品——朝定形



画布上乍一看,你可能看到的是一幅海景,一张床头桌,甚或一幅自画像,但在画面边缘,你会看到一个裸体女人的轮廓痕迹(她的腿、手臂、肚子、乳房),或者只是一个乳头。他画中的裸体是日常的,却绝非淫荡,它介乎于法国画家 Pierre Bonnard 荧光肖像画中站在浴缸里的妻子,和 1970 年代中期法国导演 Éric Rohmer 的电影中那些懒散度假的裸体之间。

Wesselmann 还开创了一种可以将绘画转变成镭射切割钢片的方法,他那种快速准确的笔触就通过这种方式被转变成实体。他后来写道:“这真的就像把那些纤弱精妙的线条直接从纸里拎出来一样。”画家 Eric Fischl 曾在 1980 年代时去过 Wesselmann 位于 Bowery 的第二间工作室,他还能记得自己在瞥见那些钢切作品时内心的妒忌。虽然他也想尝试却从未真的动手做过,因为“那完全是 Wesselmann 的技术”。

1993 年,Wesselmann 经历了一次心脏病发,在这次与死亡擦身而过后,他在 Claire 的陪同下停止了自己的退休计划,再度回归到创作中。应运而生的“Sunset Nudes”系列作品形式极为简单,粉色的粗线条轮廓与“Drop-Out”白色竞相吸引眼球,画中人物在苗条的年轻肖像与希腊基克拉迪群岛的小雕像之间切换着,他的那些花朵与椅子的明亮形式都褪减到仅仅是记号。在他去世前一年,他还将自己毕生仰慕的法国艺术家马蒂斯的作品放入了自己创作的最后一批画作中,那是 2003 年创作的“Sunset Nude with Matisse Odalisque”,画面中,金发人物将双臂举过头顶,马蒂斯创作于 1923 年的一张裸体画则被嵌进这幅画中人物左上方的角落。“要说心脏病给我带来了什么,其中一样是它把我和 Claire 的距离拉得无比近,”Wesselmann 在日记中写道,“我爱她爱得发狂。”■

